臺省疏稿

漕省疏稿卷之四

申嚴運務疏

臣查得浙東等處運糧把總所屬衛所節年領運漕糧中途遭風漂流及旗軍侵盜以致虧倉掛欠年復一年積累日深良由旗甲不得其人近來衛所不公皆由府選然府官勢分懸隔軍旗虛實既不周知況非切己利害視點選為故事不肯秉公詳慎以致殷實之人愛惜身家或納充吏承

或投靠勢宦或倚恃生員監生多方躲避而積年姦頑者又樂於充補今年新僉之役即舊年侵盜之人又撑駕衆軍務不趁數一船或四五名並一二名或全無二名延至三四月間允期迫促修駕缺人旗甲隨處雇倩本係烏合之人通同侵盜勢不能免須委公正有司徧歷各衛所着落掌印指揮千百戸吊取軍冊不分屯種城操及官吏監生承差知印除本身外其餘戸丁

俱聽從公揀選以殷實一人為旗甲精壯
純實者十人駕運務船務足原額一十二
名敢有故違占恡者許令本官參究及照
旗軍駕運遠出父母妻子皆賴月糧養贍
各總屬如處州金華衢州三衛所每年預
給六箇月糧以濟起運其寧波台溫等衛
俱經年不給以致衆心不服易於犯法及
責陪補輒先逃走無産措變貽累各官以
宜通查各總額運軍丁除預給六箇月糧

外其餘六箇月糧仍除四箇月給散各軍
安家扣將二箇月每石折銀伍錢與欠糧
同船軍士全年糧銀俱給付該年運官領
解司府掛號轉發該總隨同新運解京完
補掛欠漕糧先該臣接管之日即已翻刻
議单分發遵行及查將前項切要之務責
成管糧守巡兵備等道嚴督有司衛所着
實衆行又如運官軍旗籍口兊米之難而
咨嗟無訴有司糧戶疾仇官軍之横而摶

開成風俗軍民以來肖貪多兩意難枝予
論寔也本管各官皆　朝廷建設原不顧
國家重計有司遷道以干擾運官撓民以
從欲故違期限恬不知畏非管糧守巡各
道嚴督於上何以稽此因襲之弊亦通行
浙江等司府轉行掌印管糧守巡兵備等
道嚴督有司各遵照去後但積弊已久人
心玩愒各總皆然浙江為甚兩浙東西[illegible]
東尤甚若不嚴行申飭仰仗　天威作新

年日則各官效尤弊日益滋妨廢國計誠
非細故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務乞
勑該部再加詳議申嚴轉行浙江等處各巡撫
衙門嚴督都布二司及直隸府州各掌印
等官每年務要預於官軍未赴水次之先
即分投親詣各衛所查點旗軍但有事故
者就便督令各掌印指揮千百戶吊冊逐
一審選僉補中間如有隱占庇護即將本
管官坐贓參究並不許指以應免各項名

色本身之外仍求脫免若月糧未給勒限
令各掌印管糧官刻期支放或正項錢糧
共時徵收不前聽借支在庫別項官銀湊
給如係抵料及完補掛欠之數亦要嚴查
扣解其交兌糧米悉遵議單事例曬揚乾
潔兩平交兌不許爭競敢有仍前怠視不
務着實舉行者聽各管糧守巡官參實具
呈漕司聽參各司道等官奉委不即親臨
督處依違姑息者亦聽漕司量情輕重併

叅降罰庶幾法例嚴而漕規有振起之望
兊運速而糧儲無虛耗之漸矣

議釋高墻宗室疏

臣伏覩近奉　詔書內一款犯罪發高墻
宗室除叛逆及內亂強盜人命不宥外其
情罪有可矜疑及身故而遺下妻妾無依
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由開具奏請欽
此隨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奉　欽依將送
發高墻　鄭王厚烷　周府鄢陵王府鎮

國中尉勤熨拜子朝埍即行釋放　鄭士
賜復原爵關支祿米照舊管理國事勤熨原授
鎮國中尉仍復舊職關支祿米朝埍未經
授封查果應　賜封祿即與奏
請定奪及照高墻废人如有事體與厚烷等
相同一時查理未盡者聽彼處撫按官查
明具奏等因備咨到臣臣即馳赴鳳陽會
同守備鳳陽太監趙芬等親詣高墻將
鄭王厚烷并眷屬六名口　周府鄢陵王府

鎮國中尉勤熨及朝埍拜眷屬六名口俱
放出會差奉御劉進淵景帶同官舍人等
伴送俱於隆慶元年二月十六日起程各
回本府訖臣與御史孫丕揚謹遵
詔書通將各墻見禁庶人逐起查審除叛逆內
亂强盜人命等項重情帥伏王等六十起
共三百八十一名口俱不敢輕議照舊禁
錮外共已故庶人聰澥下妾張氏女鳳姐
庶人奇洇下妾安氏庶人安淚下妻周氏

妾田氏男守分碓哥珠哥子壓重哥女玉
姐赦姐庶人旭被下妻張氏妾孟氏女閏
五姐庶人拱杝男小老哥下妻李氏庶人
知賧下妻張氏妾趙氏男三長兒共六起
一十九名口俱正犯身故各遺家屬又見
在庶人睦橓幷毋胡氏妻顧氏男長孫兒
鳳哥冬哥喜哥女鳳女月姐男婦沈氏庶
人充𤇆幷妻喬氏妾李氏尚氏使女玉兒
男陽哥保祿女鳳姐五姐孝姐鸞姐元姐

重姐共二起二十三名口俱禁十年以上
庚人邦苾拜妻莫氏使女桂花男鳳哥大
志哥隆哥女長姐卯姐貴姐住姐庚人旭
棏拜妻王氏妾李氏女官姐金姐庚人知
烪拜妻張氏妾王氏男壽哥女九姐庚人
經撤拜妻林氏使女蘭花男庚哥晚哥女
金姐共四起二十六名口俱禁八年以上
審皆越關妄 奏等項情犯稍輕與已故
聰瀨等遺下家屬張氏等似應一體寬宥

廢人融燸幷妻郭氏妾陳氏女蘭兒廢人
融炔幷妻滕氏使女桂枝男平哥女玉姐
庶人表㩉幷妻李氏妾王氏男巴則兒兒
庶人俊掖幷妾溫氏庶人俊棄幷妻曹氏
妾啟氏張蘭香男燈哥春哥鳳哥喜哥女
王姐男婦張氏閻氏廢人載墱幷妻李氏
妾石氏男來鶴陽哥祖憐光明哥昌期哥
女長姐慶雲共四起三十七名口內審融
燸係倡衆出境告討祿糧欺凌官員表㩉

係越關安　奏雖收禁未久情犯亦輕俊
掖係放火燒燬草場禁經二十年以上載塋
係招集奸暴毆人禁經十二年以上禁錮
已久所犯亦非深重俱屬可矜似應議
請覆查定奪及查嘉靖四年為懇乞
天恩憐念久禁　宗室延及子孫等事該守備
鳳陽太監王德題該禮部覆議題奉
欽依差司禮等監少監等官章壽等前来釋
放過庶人男婦二百九十名口嘉靖十三

年又該太監王德題該禮部覆議題奉
欽依備行本監督同管墻奉御李先等釋放過
庶人男婦三十八名口嘉靖十八年欽奉
詔旨事例　勅差司禮監右監丞解朝禮部右
侍郎蔡昂前來釋放過庶人男婦四十五
名口嘉靖三十六年該禮部會同法司議
奉　勅差司禮監右監丞何進前來釋放
過庶人男婦伍拾陸名口俱經分送各回
原府此皆節年荷蒙　恩宥無非體念親

親至意茲者恭遇

皇上御天登極　政化維新首頒　恩詔蠲租

釋罪普天率土莫不沾被浩蕩弘仁矧此

九族宗人尤宜優渥臣等仰體　恩綸酌量

情法所據審過已故庶人聰漸等遺下家

屬張氏等六起一十九名口拜見在庚人

聦檻等六起四十九名口猷燸等四起三

十七名口原情俱屬可矜相應題　請定

奪但各犯原發招由文卷俱隸禮刑二部

及都察院掌行此中不能備查恐有隱諱
重情或數外尚有情輕應釋人數併乞
勑下該部會同法司再加查勘議擬上
請均候
聖明裁奪庶 天恩益篤於親親而陽春不遺
於幽谷矣
議專官以安地方疏
臣竊見江北四府三州本平衍膏腴之區
乘以田畝廣濶戶口稀踈故地多遺利民

不聊生曾經議設重臣專主營田之務資以功不速成事遂中寢邇年以來征輸增重水旱頻仍逃亡日甚閭里蕭條蕪穢不闢資生無計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斯時臣受
命撫循數月稽行伍之耗則見在無幾而應給月糧歲率十無一二督催正之供則拖欠連年而官吏師生之俸廩多缺蓋軍民糧稅追徵徒有虛名而辦納實多逋負驛傳罷於供應里甲困於包陪挪移

胥湊僅爲苟且支吾殊非長行可久之計
何以彌近患而消隱憂也臣竊以爲民生
以粒食爲天足食惟務本爲急此方軍民
豈不知力田有收穫之利所以棄去逐末
者良由農習本惰平疇廣野不爲溝洫遏
雨任其侵淫遂早束手無策又因授田即
誅求宿逋若畏差役不見其利而惟害之
避也方今
聖皇御極加意窮民盡蠲四十三年以前應徵

稅糧則既咙然無宿逋之慮矣乘更新之
會寓轉移之機誠得專官壹員督率有司
敎以深耕易耨之法隄防蓄洩之宜招集
流移給帖安插因地之利厚民之生信令
月之急務也顧爲政在人得其人則事半
功倍臣因訪得原任宿州知州姚篋彼時
在任孜孜惟民事是急兩年之間其招來
復業之民與開墾久荒地頃各數千許今
若仍用此官畀以憲職使往來淮鳳兩府

專理農事以其治一州者推之州縣地即江北之地民即江北之民官又已試有明徵者庶富之效不將有望於他時哉近見邸報潁州兵備僉事段錦已陞陝西叅議臣竊議照前缺若得即以姚篚陞補實慰故民之望允有推廣之益况本官見任南京刑部郎中資格正屬相應如蒙

皇上軫念淮安為南北要區鳳陽實　陵寢重地衝繁疲敝已非一日釋今不處貽患滋

深待罪地方之臣何以逭坐視之罪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詳議將郎中姚堂陞授前職嚴定期限前來聽臣督令脩舉前項要務若前缺已經推補亦乞將本官添設為鳳淮屯牧僉事假以歲月責之有成雖供應俸給不無增費然不當惜此秒小之損致妨遠大之益也再照直隸二二兵備官員前此皆因事議設如海防道專為整飭水陸兵馬調遣區畫勢難分理他若

其徐類二道招撫營田乃其本務所以不
及加意者則以各院事體相關初至參謁
巡歷陪行任滿送别奔走道路終歲在道
之日無幾奚暇勤勞民事巡行阡陌爲民
開衣食之源抑亦嘗奉有　欽依禁止未
見遵行合請自今以後一切參謁迎送俱
不許仍前費時失事勞費夫馬如違聽各
院即時參劾或以違制提問或以罷輭罷
職務責以脩實政興實效地利興民生育

消彌意外之患永貽樂利之休地方幸甚

免究運以恤貧軍疏

隆慶元年三月十八日准戶部咨該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右都御史

劉熹題稱密雲昌平二鎮糧餉先年究運

糧米粗腐後撥漕運官軍徑運龍慶石匣

等倉糧米始堪實用近因該鎮分撥古北

口窵遠邊倉以致官軍告困議復究運乞

將漕糧照舊徑運二鎮龍慶等倉上納該

本部議允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查得漕運糧儲例於京通二倉上納以給六軍自開漕迄今二百年來未之有改或遇邊鎮缺糧户部自有它運舊規未有漕卒直達邊鎮之事嘉靖三十三年偶因密雲昌平二鎮調集兵多暫撥漕糧徑赴龍慶石匣等倉上納彼時邊方告急倉卒應變孰敢異議顧負累官軍不勝苦楚次年漕司會題該户部覆議減運五萬石三十七年漕

司又經具題會議通免上邊照舊通倉交
納其兩鎮糧餉户部差官守運密雲七萬
石由通州水陸接運一百四十餘里昌平
三萬石陸路一百二十里合用脚價共銀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兩議將在運原免隨
船耗米每石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剝米
三升共米八千石有可折銀四千兩不足
之數仍於京通二倉各總扣剩羨餘銀兩
動給彼時官軍得免邊運交納之苦無不

舉手加額如獲更生後該總督蓟遼尚書
許論題據車户張宣等告稱免運繁苦乞
要將原運漕糧免寄通倉仍令官軍運赴
各邊交納又自三十九年起復令軍運以
致流毒至今四總狼狽又遭收糧委官忍
心凌虐百計留難稽延秋冬又復逾年凍
餓死亡接踵言之痛心酸鼻竊惟前項邊
糧自有議定脚價軍運免運初無二議但
免運乃部使督臨盜竊揷和法得禁治及

至倉中收受官攢斗級歇家小脚亦自斂
手若軍運則無人看顧盤糧在車在船任
意侵漁到倉交卸各有需索諸色人等視
官軍為竒貨利歸姦人害及漕運況土著
東戶猶且稱難遠方漕卒苦難尤甚再照
山東官軍例該四月初一日完糧江北官
軍例該五月初一日完糧今各總所運邊
糧奄奄株守一秋一冬延至次年正二月
尚未完結新糧先已派到又例該十二月

以裹官軍船隻畢集水次領兌其勢豈能兩全四十五年十一月內又該漕司具題本部等衙門會議自次年為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徑運照舊上納通倉另廒收貯至次年正月以後聽戶部差官穵運原議應運糧米密雲七萬石該腳價銀七千三百五十兩昌平三萬石該腳價銀三千九百六十兩仍照先年所議將原隨船耗米每石二斗五升內止准二斗

作耗扣出五升外近議加盤剩米三升通
共該米八千石行有司折銀四千兩隨糧
解部以備脚價仍欠銀七千三百餘兩於
京通二倉原撥運江北四總内扣剩羨餘
銀動支補給自後該鎮不得再行議
請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備咨漕司欽遵隨
於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劄行
江北把總劉崇武張一正中都留守司把

總王佐山東把總戴子進各將隆慶元年
應運嘉靖四十五年分山東河南二省漕
糧內原撥密雲昌平等倉糧共一十四萬
四千八十三石三斗照舊上納通倉聽戶
部差官究運及行山東河南二布政司將
應兌給各該官軍隨船耗米每石扣出五
升并近議加盤剩米三升通共該米八千
石行令各府州縣務看折徵縣價錢共銀
四千兩隨糧給與運官衛部以備腳費行

大銀七千三百餘兩仍於江北四總內扣剩荒餘銀動支補給又經督催各衛所官軍俱已前赴水次領兌外今准前因臣竊詳前事始末本非設濟舊規近該戶部會集多官建議自隆慶元年爲始濟糧兌其糧運照舊聽戶部差官定運自後該鎮不得再行議 請奉有 欽依載入議單通行遵守訖即今二月下旬各總米石折銀派徵交兌已久若准前咨仍請撥 鄰省

勉遵後議忍心驅策而審時度勢已必不能行況邊軍所告先年起運糧米新舊相雜不堪食用是邊鎮所需止是欲得新米令戶部已議將漕糧運上通倉另廒收貯次年正月即行起運比之先年出陳易新以致給軍每有不堪者事體不同彼中固不以民運軍運為有損益但此運軍年來不勝罷乏臣任事以來旦夕焦勞至不遑寢食兢兢惟恐事不得集有悞期僨事之

憂豈能臨期更改駁已妥之人心旋多不可疑之督責耶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官軍困苦已極乞　勅户部查照當年新議仍自隆慶元年為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徑運照舊上納通倉另厰收貯該部務於次年正月以後差官領運二鎮龍慶石匣等倉上納仍責成部運官員加意關防禁革奸弊以後年分悉照定規毋得止將新收糧米如期領

運不得雜入舊貯以致各軍藉口即過軍

遂新米之願疲卒免額外之苦已定之會

議不違漕運之舊規不失矣

暫免帶磚以恤運軍疏

臣行據江北等總運糧把總劉崇武等呈

稱各屬衛所糧船經過臨清廠地方先年

議令每船帶運城磚四十八塊至嘉靖十

二年以後大工興作增至九十六塊又增

至一百五十塊三十七年減作一百二十

塊四十一年又減作六十塊領納每磚一
塊大約貲用脚價銀一分校文告領往守
須一二日糧船每隻止設旗軍十名撐駕
原裝糧米正耗幷例帶土宜共五百餘石
已為太重又加此城磚不下二十石之多
以致載重難勝牽挽不前遇淺即雇船起
剥人貲雇值船亦耽延抵京交收有車脚
之費憤壞有陪補之費旗軍若累情實難
堪乞為議處暫免帶磚等因具呈到臣該

臣議照糧運帶磚始於一時權宜今已通行年久非敢輕議但漕船受載本重往年河渠通利加帶不勝苦難然數止四十八塊不令過重以傷撑挽之力繼因工作送興用磚漸多加帶亦漸增益馴至載重難行頻年又以河流變遷水道淺深不一船重則轉動不快趨避既難水淺則阻閣多虞干係尤大寮疲軍之力委有所不堪矣所據呈報前因誠非得已茲者幸遇

聖皇御極首將綸音蠲租稅之宿逋罷四方之
採辦萬姓歡欣鼓舞有若更生又　勅諭
頒恩上自公卿下及黎庶罔不沾被又出
內帑重貲徧犒各邊軍士曠蕩之恩無遠弗屆
惟此運糧旗軍經年於外祁寒暑雨風餐
水宿備運疲勞且積月累歲丁年領運垂
老無休息之期誠可憫念獨未蒙　恩伏
乞推廣天地弘仁將今歲運船特賜免
運停一年以代賞賚不勝至願臣又伏讀

諭旨一款節開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
用自有餘天下臣民仰知
陛下躬行節儉必不以土木勞傷財力則前項
磚塊在時下應非緊要之需況累年運解
堆積已多即暫停一二年不致缺乏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今年各總衙所重
運糧船暫免帶磚以後年分仍舊止帶四
十八塊定議遵守庶幾漕船輕提可望稍
速疲苦旗軍均霑 天賚

議處運船以便官軍疏

臣行據運糧把總劉崇武張一正賈陳策戴子進王佐議得遮洋旗軍每年起運薊身遠涉直至四五月間方達河南水次領兌糧米在船因是陸來原無附餘盤用過海守潮動經月久未免鑿食正糧往往交納掛欠賠累變產逃亡殆盡因而弃詞搆訟害及無干一不便逆船隻寄泊臨清本軍回衛雇人看守緣非己物不行苦盡數

每損壞甚至擅將桅篷什物板片拆賣濟
罪迯匿領兌鈌船多由此弊二不便也今
若以遮洋總屬在北德州等九衛改併山
東總在南淮大等六衛改併江北等總仍
將江北淮安總屬徐州徐州左歸德三衛
撥補山東總則遮洋一總可以不設每年
應上薊州倉糧合將德州等九衛額船一
百四十七隻幷臨清衛船內撥湊五十三
四隻裝運再以平山衛船隻與臨清衛番

休以均勞逸其餘衛所船隻俱運京通天
津三倉糧米則淮大等衛軍船可無遠涉
愆期之累拋棄盜失之虞其江北淮安總
屬徐州等三衛併於山東總屬而以遮洋
總屬淮大等六衛分入江北留守三總揆
諸人情事體尤為順妥蓋徐州徐州左二
衛地理附近山東歸德一衛係在河南界
內歷年各運糧米俱係山東河南二省水
次原不領運南糧以近就近救弊補偏莫

善於此至於增益行糧如薊軍遞薊州倉
糧者與密雲鎮同每名加增四斗共支二
石八斗運天津倉糧者與京通倉同每名
照舊支二石四斗遠近適宜人情輸服故
先該戶部趙郎中建議淮司會題戶部覆
議題　准將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改隸江
南上下江二總將北直隸總下德州等九
衛以抵補遮洋總之數至今稱便令把總
王尚文建議欲將遮洋一總併入山東以

省一總實欲救濟時艱以保國計節蒙漕司會題覆行查勘務求盡一以圖永久職等會集及覆思詳改併甚便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款開一議處遮洋以定邊運該漕運都御史馬森總兵官方恩題稱淮大高揚長泗六衛原屬遮洋總內領運薊糧官軍呈告自南趨北道里不便乞要將六衛各改南總於山東總內臨清衛船撥補或將遮洋一總併入

山東更番北運該本部議得各總衛所漕
之居多而遮洋遠運邊儲尤為困累所據
摘撥臨清船隻補運北糧又欲併總山東
更番遞運二者議當歸一中間北衛原額
船隻未審有無動干各總必須彼此稱便
無詞方可永遠通行遽難定擬相應再行
漕司查議明白處分周悉將所議條件先
期具 奏以憑議覆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備行江北中都山東遮

洋五總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兵官李廷竹議照遮洋一總所轄一十五衛在南則有淮安大河揚州高郵長淮泗州六衛在北則有德州德州左天津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定邊神武中九衛然德州等九衛原非遮洋舊額亦改補南京水軍左等八衛之數南京八衛緣以道路不便改入江南等總今淮大等六衛官軍非直道路不便而流離困憊已極瘡

切誠有大不便者是以當事漕臣目擊時
艱委須通便故然行再疏欲將遮洋總屬在
南准大等六衛改併江北等總兌運南糧
將遮洋一總裁革所遺在北德州等九衛
併入山東一總與同該總臨清衛供運德
州倉糧又恐難易不均故以平山衛與臨
清衛各軍船更番輪換以均勞逸其撥
臨清船隻補運北糧與夾併總山東撥係
一事所謂更番者為指臨清平山二衛運

船而言若北衛額船俱係遞年見運之數並無缺少議擬已定但事干各總該部照有窒礙覆行查議今既經各把總官會議僉同彼此稱便相應依擬及查遮洋總每年派兌見運本色正糧止該天津倉六萬石薊州倉十萬石共一十六萬石該總糧規每船一隻裝糧五百六十石則薊州糧十萬石與近議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止該用船二百二隻除德州等方[illegible]

額船一百四十七隻計該添船五十五隻應於臨清衛額船二百六十五隻內撥補湊運甚為近易再以平山衛額船一百一十一隻併同臨清衛撥剩額船約有三百二十餘隻內輪撥二百餘隻可充更番之用如蒙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合無將遮洋總裁革以其總下原屬在南六衛内淮安大河泗州三衛額船分入淮北總高郵揚州二衛額船分入江北揚州總長

淮一衛額船分入中都總俱兌運南糧以
在北德州等九衛幷江北淮安總屬徐州
徐州左歸德三衛各額船俱併入山東一
總兌運山東河南之糧內德州等九衛與
同該總臨清平山二衛船隻通融輪流撥
運京通天津倉糧其各旗軍行糧運薊州
倉糧者比照宅運密雲邊糧事例每名加
增四斗共支二石八斗運京通等倉者仍
照舊例每名支二石四斗其山東把總會

照遮洋總原運天薊二倉事規每年將京
糧催轉白河仍押邊糧至薊州督併交納
一轉移之間南軍無累糧之難北衛有就
近之便軍免涉亡船無拋棄人情事體均
為停妥揆諸運務允有裨益

勘報衝損糧船疏

臣行據工部管理南河郎中沈子木管閘
主事陳楠管河副使徐節會呈勘得本年
六月初二日各幇糧船俱於鮎魚泉直至

夏村閘一帶灣泊本夜暴風大雨交作山
水陡發致將淮安等衛指揮僉事等官鍾
時泰等灣泊船隻或射杵閘上沉溺水底
或直衝閘下船糧無存各衛旗軍中間淹
溺者間有而乘機逃回者居多查開的數
及並無侵盜甘結回報前來與把總等官
張一正等原報勘緣由相同臣會同議照
臣等待罪地方自蒞任以來諸凡漕務罔
不殫竭心力所期兑運及時早抵京通上

納荀免愆違即今過淮船糧已逾十分之七沿河一帶櫛比鱗集頭幫計可達通衷交納有期矣不意淮安等衛幫船行至新河偶以疾風暴雨陡作于一時官民艦舸撞磕於半夜以致損壞糧船一百二十七隻淌沒正耗米石一萬七千有零在運旗軍溺死漂流亦多事出異常孽非人作既經各官親詣地方會勘的實並無侵盜情弊例應處分但查漂失之患節年有之然

不過千石之外猶易處補及查嘉靖三十
年漂失糧米二萬九千餘石三十一年漂
失浥爛糧米一十四萬餘石彼以不察風
波貪程冒險行舟失衣袽之戒或守淺嗇
固積久浥爛停泊失晒晾之宜其責猶在
官軍法應追補乃今卒然風雨變出非常
雖智者不能慮其忠勇者不能效其力比
於常年漂流浥爛誠有不同況旗軍內多
濟汶衛所疲憊難支若非破格寬處仍拘

常例恐徒有責償之名難臻完納之實此
將痛死扶傷悲號愁嘆之聲與將來拘逮
追呼鞭笞逼迫之苦所不忍言今猶隱忍
有司不得上　聞戶部不敢輕議若非
聖皇明見萬里憫察群情弘施優恤之仁特賜
蠲豁之命則遑遑被災官軍將不堪命維
新浩蕩之恩能無歉於失所之人耶如蒙
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查實將前漂失糧
米大破常格查議分豁其淹死運軍容臣

行衛查明的數量動無礙官銀分給優恤
官軍幸甚臣愚幸甚及照變不虛生由人
感召推原所自實臣行能鄙劣既無以孚
格鬼神智識短淺又不能預戒趨避奉職
無狀罪無所逃仍望 天恩少寬鈇鉞之
誅容臣將未盡糧船一面催儹前進迤前
如期交納事完聽該部查議罷黜

查議恤典疏

伏覩 詔書內一款建言得罪諸臣遵奉

遺詔存者召用歿者恤錄欽此續准吏部咨題
奉 欽依如有遺漏聽各處撫按官查理
明白各另議奏內開建言得罪諸臣其死
不同大畧有三典刑者上也合當復其原
職特贈一官厚加諭祭仍廕一子 廷杖
而死次也合當復其原職量贈一官亦廕
一子戍外繫囹圄或遠戍邊徼或永棄草
澤終得死於牖下又其次也合當復其原
職仍贈一官等因該臣等查得原任總督

三邊軍務右侍郎曾銑曾日先任御史能
定廣寧之兵變繼任總督建言復套之遠
猷且博帶臨戎已潰把都河十萬餘之虜
單騎出塞曾擣跨馬梁數百里之巢續以
仇鸞結虜遂搆世番中傷且坐贓至於巨
籍家人今尚監追此忠臣義士之所最不
平者又已故冠帶閑任南京兵部尚書王
軏初以主事監京門之稅課而折抑權豪
繼以巡撫平四川之草竊而 勅諭褒奬

掌院事任司徒所至有聲比緣告老疏中誤用享年二字奉　旨為民後蒙　詔書冠帶閑住近奉　恩詔內開閑住者准與致仕及查夫人何氏先歿因本官未復舊銜至今不敢合葬今蒙
欽諭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者舉奏今本官已該致仕復歷操持實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之例竊以曾銑志在吞胡功隳垂就忤權臣而枉死非華坐虜賊而遺禍

未已近見邸報已經優恤名下原坐贓銀似當分豁免追已故尚書王軏歷官政蹟可嘉終以小過獲罪似當併議優恤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與情無異將曾銑名下贓銀特免追併王軏亦許以禮贈蔭庶幾 曠蕩之恩普及於泉壤忠義之臣無累於身後矣

議兩浙把總疏

據浙江東西二總運糧把總孟鉞張恭會

呈前事該臣等查議得漕運開設額有十二把總分理衛所官軍催儹轉輸糧儲浙江原止一總先年運納易完與他總同至嘉靖三十三年因見漕務漸敝分為東西二總當時創議不為無見然知事簡易於就緒而不知根本受病當清其源而不當分其流也欲清其源須慎選補管船旗甲而選補之任尤責專責親管官員近議每年各衛所官更番赴運掌印使知利害切

身自宜致慎但官軍生同鄉土交結有年
殷實富戶樂其覆庇積年無藉利於復役
其中又有貪黷者賣富差貧曾無畏憚藉
口有司編選衛所不得干預夫軍伍貧富
有司何能遽知文冊原係該衛官識造送
其中機械布置計已先定不過陽借府選
之名掩蓋行私之術良善既避奸頑得逞
以致歲運恣其侵盜追交納掛欠先已逋
逃旗軍脫自盜之誅運官蒙監守之罪令

桎梏於囹圄含冤於重辟皆此類也其尤黠猾者掛欠逃回逐捏詞告官飾罪撫按司道一售其欺運官之禍無已又何暇究此輩之奸乎是定選旗軍實革弊之源漕政之要也往年漕司責成各總務要親歷衛所點選旗船齊備方赴水次催兊以此也但各官歲運以五小過淮沿途押幇到京交納掣取通關延及回南已是次年發船赴兊之日矣顧此失彼何能濟事先該

漕運都御史鄭曉總兵官顧寰題稱漕運一十二總江北等十二總軍船多者不過千餘隻少則八九百隻催儹運納船回易完惟浙江一總比各總數增一倍况温台等衛所相去水次路遠一官勢難徧歷往往領兊愆期合將該總原屬杭州前右紹興三衛湖州海寧嚴州三所分為浙西總寧處台温四衛金華衢州二所分為浙東總添設把總一員分理該本部等衙門議

允題奉欽依備咨遵行間今該臣會同總兵官李廷竹議照浙江都司所屬十二衛所運糧官軍船隻原設把總一員在往年不覺其難繼而增設兩總在近日不見其易蓋增官不能去弊兩總各有責任俱貲月日其無暇整理旗軍猶故也誠使隔歲先為查審把總親督衛所擇選旗軍領船依期前赴水次使有司不得藉口船軍不齊以致遲誤責任既專事難推托即以

原設之官分狡綜理一員在該省料理新運旗軍船隻為次年之計一員部領當年幫船赴京掣取通關遞相更替嗣所以有專管不敢行私狡猾就近易懲不得淆亂不廢增設之名允有幹濟之實其於運務裨益非細伏望

皇上軫念兩浙官軍疲憊已極設官建議貴循實政乞

敕該部再加查議合無隆慶二年為始將浙江

原設運糧把總二員勿分東西俱為浙江總各管十二衛所每年輪派一員督催交兌糧完押幫赴京上納守掣通關回南一員在省編歷各衛所嚴督掌印指揮千百户等官選補旗軍催促造修船隻追補舊欠等項頓整運務齊備聽候新糧派到即督各官前赴水次領兌完日就便押幫起運遞相更代督理庶免愆期再照把總官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該省司道自應以

禮相待不得槩視下僚多方挫折其衛所有司各官凡遇該總催兌糧運徵處船料取撥官軍務要一一遵行不許抗拒違者悉聽據實參呈漕司究治庶積弊可起轉輸不悞漕政漸脩矣

舉劾有司疏

臣惟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節儉加志困窮凡以殖兆民之命普咸寧之化也若廼宣　主上之

德任牧愛之責惟守令為親且切焉臣職
本漕運實兼撫綏敢不仰體
聖心督察惟謹稽政治之得失詢閭里之向背
雖不能槩其平生其於一時賢否之實似
亦有所據而可指矣謹陳其畧如左訪得
知府如某老成莊重之器練達明敏之才
治本衙疲弊悉心於區畫歲逢災歉尤加
意於撫綏語風裁則凜有執持人莫敢犯
稽勤勵則事無留滯刑且得中勞怨並任

不辭廉平歷久不變又如某性資英爽舉

動周詳節用愛民而藹乎其善政判繁理

劇而綽然有餘才兵餉之資妥曲調停而

蘇息有賴差役之累計量均節而浮冗悉

裁佐郡專城久騰令譽投艱遺大信有壯

猷推官如某器識溫良才猷敏達筮仕輙

如老吏守身猶若寒儒查盤不縱不苛堅

執紀法聽詞惟明惟允適恊民情旗軍樂

編審之公平趨事不避塩引革因仍之蠹

弊常課有裨又如其性温和而剛果才奘朗而精詳悉徑均貧富之差州民允服視篆釐吏胥之弊府治改觀心上經綸議地方之興革而條理中節目中臧否察寮屬之情偽而善惡不淆持廉雅不近名讞獄悉能當法又如其沉毅夙成安詳益練來委充勤幹濟完報獨先聽斷尤善推許幽隱畢照查商稅於盧鳳損益得宜議里甲於泗盱斟酌有法珪璋之器氷蘖之操知

州如其實政實心克勤克慎冀閭閻之得
所百計圖惟疾狡猾之戕人一切屏逐勾
攝罷下鄉之白役鋪商無催辦之公差餽
絕四知之金民興五袴之訟又如某動止
安詳丰儀雅秀守慎而門無私謁化行而
市有絃歌憫水災恤窮獨咸懷父母之惠
讞詞訟審差徑均施公普之仁才守俱優
循良稱最又如某才猷敏練資性溫良衙
門之夙弊盡祛吏胥知畏里甲之煩費悉

華黎庶孔懷聽斷凜乎威明省刑罰而孚
心原被催科時其緩急禁常例而咸感廉
平又如其偉資純厚雅度渾涵下卑華里
甲之日供聞閭稱快登堂禁左右之稟白
威令大行塘租絕欺隱之奸夫銀革胥領
之弊城池淤沒而料理多方災蠶頻仍而
賑濟有法愛民真如赤子當官無異治家
又如其清脩無染練達多能裁省里甲之
役銀窮民受惠振刷衙門之積弊豪猾畏

威聽斷公明審編平恕衝疲允賴州牧稱
良知縣如某性本敏達氣復冲和雅志恤
疲癃條陳切當銳情新政治弛廢振興革
冒濫之夫謗怨不避省坐庫之役廉節可
嘉又如某清標絕俗卓識超群寓撫字於
催科流移復業布威明於折獄原被輸情
理盤錯而井井有條謹出納而分毫無染
又如某年本少而老成出衆美質不凡任
雖衝而整頓無難清才足恃政惟務實然

事之振舉可徵志不趨時四民之歸向非
偶刑期明允不事煩苛身謹操持不渝寒
素又如某英年雅器從容不迫之儀鋭志
清才貞潔不淄之守勸農息訟四境歸心
禦暴除奸一方安堵嚴扃鑰而吏胥畏憚
清監鋪而囹圄空虛又如某才識通明吏
事練習立身清介一毫紙贖不秋臨政剛
明百凡浮冗盡革論議慷慨委之勞苦而
不辭心志憂勤惕之利害而不懾以上諸

臣皆廉勤公謹所當薦揚其知府某通明特達之才俊偉光明之度微言細事必出於心思慮變安常悉中乎肯綮文學足以餙治煥乎可觀清政易於得民翕然頌德知府某規模端肅政行廉平徽素養之沖和宦跡能忘内外察民情之歸向仁聞已徹閭閻嘉猷既見於施為令績可占於積久知縣某倜儻長才盤錯利器賑災恤困窮簷布蘇息之仁鋤枉伸冤幽谷感陽春

之澤守同介石身比南金以上三臣今官
雖未甚深前任皆騰令譽所當併薦又訪
得知州某洽才不乏每假公以濟私要譽
多方秪拂民以斂怨慮威權之不立則淫
刑以逞而人命視如草菅棄渺小以責名
顧違禁多科而重賄取盈囊橐梁金窩主
也兊罪利其贓物之饒張瑞庫役也就斃
惡其羡餘之少長於鑽剌而滁陽善地之
陟衆謂通神巧於彌縫而盐城穢跡之彰

人稱漏網知縣某性本貪婪行尤譎詐既

恣睢以罔利復文飾以沽名元宵使酒於

通衢冠裳掃地愛子宣淫於公署帷箔奚

脩姦犯馬乾索二百金以俾免其罪鬬毆

金祿罰二百兩而不加之刑擅立生祠不

勝科派之擾自刊謠語莫逃士庶之公不

覺失因何移怒而杖火夫蔡友等五命之

斃駕言易穀指放賑而侵經紀段永壽數

百之銀此類尚多不堪悉數此二臣者賄

跡彰聞官箴敗壞所當罷斥同知某才本
庸常性亦寛緩年齡向暮志既苦於振揚
祿仕已深勞役不無厭倦關防不容近習
緣以作姦聽斷延遲物議因之漸沸況其
任劄瓜洲係一方之屬望而乃怠惰習懶
致四民之咨嗟似當容令致仕庶舉措公
而人知懲勸政務飭而民生有賴矣
薦舉兵備官員疏
臣惟江北四府三州本畿輔重地南北要

區帆檣之所出沒則長江大海波濤易驚車馬之所驅馳則東郡中州風塵相接其間和輯民人追捕盜賊整飭兵戎廓清水陸屬之二三兵備與兼制鄰境之道臣皆例得舉劾以地方休戚相關也兹政如某器識恢弘性行英毅閱歷久而事體諳練調停識緩急之宜防衛嚴而稽察精明將士生敵愾之氣砥礪激昂之節長駕遠馭之才夙著績以見思今加秩而益懋僉事

如其明察有為端慎得體保甲通行於村
落孤鼠潛踪聽斷不留於公庭刁頑歸化
且廉靜可以風勵郡邑而仁恕尤堪蘇息
困窮克詰孔嚴防汛有賴又如某宅心平
易蒞政嚴明處人民凋敝之鄉多方存恤
當盜賊縱橫之地察法防閑理讞獄體悉
民情不聞冤抑歷郡邑節省財力譽滿賢
能一道樂安靜之庥黎庶仰廉平之化此
三臣者信一時臬憲之良所當薦揚者也

薦舉方面官員疏

臣惟糧運本民間惟正之供征歛逈官司急切之務然郡縣之奉行惟謹由司道之督率得宜則漕司所責望於掌印管糧諸臣亦既重矣臣已茍完一歲之事又值攷官交代謹循例庶得其賢毅為

皇上陳之如布政使某夙賦仁明宅心長厚廉靜無求之節歷中外而不移清通適用之才隨繁簡以時出總理糧儲軍民兩便然

淹藩臬譽望益孚又其雄渾高標豁達曠
度坦夷應物覿德者莫不歸心端潔持身
聞風者因之興行征輸克謹歲率如期節
省有方民尤稱便且其聯姻之禁例本踈
逖而可通顧惟義命之自安雖邅回而不
變又其抱經綸之蘊每謙退以自將嚴惕
勵之心更恬淡而無競規為弘毅振起運
務之因循政令精詳澣除衙門之積宿軍
民感德出納稱平允有明作之功常存惇

大之體又其才本宜今心尤好古信自持
之榘矱雖百折以不回歷仕路之艱辛甘
一節而不爽收支縝密黠驁不敢作姦動
止謙虛士民莫不懷德雅宜大受綽有遠
猷參政某長才偉器雅操冰心簡靜而沉
著有為建議切姦欺之弊撲茂而清通不
滯宜民多懷保之恩監造運船工商悅於
趨事禁戢軍衛交充籍有成規深資鮮有
其儔冲襟如不能勝參議某清粹表金玉

之儀𠩄毅適重遠之任文能華國見諸實
用而非誇簡以率民木之躬行而不拂徵
解華相沿之弊遐邇德其公平催科酌緩
急之宜上下服其明決又其通達多能純
實不露聿練於閱歷之久宰割無難守定
於涵養之深氷霜益勵探謀猷於論議鑒
鑒皆經濟良圖徵治行於閭閻藉藉總仁
明令譽以上七臣皆庶勤公慎所當薦揚
者也

薦舉教職疏

臣聞

聖主必資多賢以弘功業猶為室必集多材以備經營論選精粗鉅細備棟宇之用大匠之事也比於銓司蒐收杞梓楩楠施培植之功場師之責也實同教職則師儒之官關係政教豈其微哉夫惟不脩其職而人始耻且耻之臣待罪此方十月矣孜孜訪求僅僅得五人焉如教授某茂年温雅之

資精才實切之學淑人知本績文必考其
身心立教無私持已尤嚴於取與崇基慕
集闡正學之淵源實鑑彙編迪居官之政
行儒林傑出科甲名流教諭某學多蘊藉
才負經綸鋭意編摩總括百家之粹悉心
訓迪克遵四教之施進脩不廢於卑官行
誼素孚於髦士又其心地光明問學淵邃
教既勤於督課廉且樂於資貧孝友洽鄉
評允為多士之式謙虛愜輿論無忝風化

之司又某年青行雅學贍才優嚴以律身

一介之取受不苟勤於造士兩端之啓迪

良多英銳有望於甲科平恕尤宜於從政

又某厚重簡默用心於内而不尚浮華恭

敬温文律身以嚴而動循矩度傳經課士

足跡絕於有司閉戶讀書志行期於遠到

皆一時教職之賢均乞量才擢用則學校

人才感激振奮有裨風教非淺矣

舉劾將領疏

臣聞

明盛之世雖威行四國而不弛兵防蓋所以震

讋華夷保衛生靈彌患害而永治安也江

北自有倭患以來十餘年間選將徵兵武

事稍稍輯矣所頼撫士卒倡勇敢制三軍

之命任干城之寄則良將誠難其人焉臣

采諸輿情稽察行事敢列其實以

聞總兵裘賦才英邁素習韜鈐恂雅無異儒生

勇敢常先士卒驟馬揮戈舞劍迅捷如飛

彎弓貫革穿揚巧力俱備出奇血戰兩收海寇之全功養士捐資數得家丁之死力足當八面之寄允為萬夫之雄此一臣者謀勇俱優堪充大將之選者也參將某儀容雅飭動履安詳營伍謹於清查虛冒之弊畫革科歛嚴為禁約剥削之害頓除盜賊潛消伏兵威之克振軍民帖服由防檢之無虧不忝保障之司綽有溫恭之度守備某年力精壯體貌魁梧武藝足冠三軍

氣尤英銳文雅兼通百傳才亦優長修葺
城垣保障允賴簡閱軍伍威令大行又其
騎射出衆膽畧兼人冒險而入史莊累年
之宿冦就剪奮勇以擒盐盜一方之鉅患
潛消前績既優令官尤勵士卒秋毫無犯
行伍積弊更新把總其器宇凝重心行端
方署衛篆而情法不偏官軍帖服承運務
而闌防惟謹糧艘完銷昔年海上遭風乃
天時之不利近日軍中振奮實人事之克

脩楛擇其一則年富而騎射俱優守真亦
取與不苟割股療毋篤孝可占其克忠捐
俸濟貧輕利必堅於守義一則形體驍雄
弓馬閑習經戰陣而氣不懾於臨戎諳水
陸而事每中於逆料部領不閑需索禦暴
時表功能以上諸臣皆堪副將𠫭遊之選
所當薦揚又如𠫭將某者素稱謹畏亦有
年勞惟粗率而短於才故因循而習於自
領中軍僅免恣惡實寬縱以長驕守一

不戢兵防致盐盗之滋熾度其年力已衰晚非鞭策之時考其施為日昏慵多廢弛之事此一臣者雖無贓私可指委於軍旅無俾所當行令閑住庶人知激勸武備克脩安攘有賴矣

舉劾武職疏

臣惟 國家自開漕以來幾二百年於茲往歲旗軍既樂於趨運軍職亦自效無難邇來驅軍若赴湯火官員推避視為桎梏

迴民間猶皆嗟憤恨比官軍於仇敵也無
他法又則玩玩極則難於驟更故舞詐掖
處此領運諸臣誠不可不加之意若不明
示勸懲陰寓優奬則人心益危懼懈弛不
可作矣是敢稽其志行悉所聞而
上陳之訪得某奮跡武科早擅清脩之譽晉秩
漕總雅稱幹濟之才刻期儹凍漕之船勤
勞不憚身親督泰濡之運險阻備嘗嚴稽
查以防蠹搭貨之宿弊漸火井濟泊以明

志修船之常例悉蠲又其志存忠蓋才實精明懲積習而持以鯁直一塵不染憫疲憊而作之勤勵諸弊咸釐絕盜米拆船之姦官軍畏慎嚴棧客帶貨之禁運務肅清惟知開誠而布公故能興衰而舉廢又其本強壯之年器度宏偉有向上之志韜畧優長禦驕悍之軍而紀律凜乎難犯總繁劇之運而興革燦然有條已往之譽望徽賢將來之功能必懋指揮其年力英茂資

性雅醇志淳綺紈操行謹恪視篆不擾而
軍政丰脩輸運無私而軍心咸服又某氣
爽神清才長識練交兊禁旗軍之盜拆催
償華積習之科收素行孝友可嘉當官廉
謹並著又某勤於習武而技藝既優慎以
檢身而志向不苟原管屯務常例能辭屡
運京儲通關盡釐又某典雅從容之度青
年英俊之資赴兊而帷幄借籌不煩刑責
押糧而圖書在篋可驗清脩遺河道之變

選人船早到慶疲憊之衛所升合無遺又
某謹畏足以持身剛毅可以服衆掌衛印
不事科取管屯局能慎徵收領運未幾首
革刁軍以行法居官漸久能釐夙弊而立
名以上諸臣皆勤慎有裨運務所當薦揚
又把總某某一則才足濟貪智能飾詐始
掩襲以強制終敗露而難欺曾胥閫司致
未任被劾之誚淇陞漕總有既死復生之
誣以伴儅徐石滿爲牙爪仗識字唐鋭等

為羽翼舉放運債即淮安一衛不下三百

有餘稱貸者指揮鍾時泰可質逼討利息

雖美餘官銀亦必加五取足跟幇者毋弟

王言等盡知分私貨於各船沿途販賣索

常規於各甲逐項需求水次兊糧得運官

三百則鳳陽之謝詔可證裹河管總占運

軍十七有淮安之徐金見存物議頗多

國儲無賴一則才質昏弱每行詐以欺公事

然因循旣乖方而任性張疇以提舉交通

以軍牢結納索常例以充私橐每廠
三金假公費而科料銀每年何止百
咸陽廠官盜賣官木已被人告發矣輒
受銀五兩而寘之罔聞總府修祠柚分米
銀原輪有次序矣敢專利多方而奪之獨
擅受木商之賄雖拷傷亦蔽妆貪紙價之
饒受詞訟以招怨從志惟在於肥己論事
不止於曠官此二臣者經管之事雖有不
同均之妨廢運務所當罷革以警衆職庶

然勤知勸貪黷知懲矣

卷之四終